



漢書評註卷六十四下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

以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敵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

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賾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

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

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

侈而無節，則不可瞻。師古曰瞻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徼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得也

曰徒故播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曰矯偽也而世不知媿

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師古曰采

者文過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

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

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

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

黃震曰：嚴安一書言武帝靡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茅坤曰：書之旨雖多出於賈誼輩所已言者，而以之諷武帝時窮兵情事甚切，故帝不之喜。終騎馬令，隆按嚴安一書以變字作眼目，一節欲變奢為儉，二節欲變秦之窮兵以息禍亂，三節欲變

郡守之重作
三段看
真德秀曰安
此言過矣

陳仁子曰嚴
安上書與主
父偃不同主
父偃皆隨其
末而教之嚴
安則探其本
而教之本正
則末自正矣
凡安所言者
薄賦斂則歲
帝之利心也
曰緩刑罰則
華帝之慘心
也曰有錄役
則約帝之侈
心也至於用
兵乃人臣之
利非天下之
長策二語可
以關要功生

病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
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
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
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
馳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眾多也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
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師古曰虡懸鐘者也解在賈山
傳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
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
諛者眾師古曰調古諂字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
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
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
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懸也宿兵於無用之
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
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

事者之口噫
一將功成萬
骨枯其言蓋
本諸安
唐順之曰過
秦餘論

唐順之曰此
不在顧史而
在蕭牆之意

田儻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也。長音竹。兩反。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羗。略葳州。建城邑。張晏曰葳。貉也。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予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罕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挈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也。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其民。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傍附著之義也。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後諱者言必滅亡也。

廣書平注 卷六十四 嚴安 吊紫山

黃震曰終軍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

以白露兼葭之詩而告之

隆按辨博能屬文一篇枉子

林希元曰白麟奇木似非

獨然然謂之

麟恐非也終

軍所對不無

附會胡越內

附亦幸而中

耳然其文若

不經思而尺

度音節不失

真天與之奇

才也使假之

以壽其所就

當不止此惜

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王天子之騎馬也騎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

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與交

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

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

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

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葦也成正朔

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甄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

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

軍秉鉞單于拜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袒師古曰抗舉也右袒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

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竣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

勞力師古曰罷謂不堪職任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履眾美而不

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

文質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

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

當不止此惜

哉
隆按蓋德所
隆一句是綱
領南越以下
正指盛德之
隆處
茅坤曰軍之
對多道諛而
其文甚佳
隆按天命以
下舉成周以
驗異獸之徵
言當改元以
紀其事云
隆按六鷁以
下言此徵當
有外夷向化
之應

盧舜治曰經
生白麟奇木
之對竊相如
封禪文影響
爾

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
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糞之郊宮謂秦時及后土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
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
也。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
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宜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
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宜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
號也師古曰宜音祖又音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蓋六鷁退飛逆也張
子豫反非苞宜之宜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
日六鷁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
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
下動淵魚。師古曰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衆
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
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斯拱而俟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
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元鼎中。博士
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還奏事。徙為太
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茅坤曰此語亦所以附湯而阿主上者

陸按湯不能
誣偃而軍能
誣之此正見
其辨博處

劉奉世曰還
字宜屬上句

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誣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

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瞻民器也。師古曰瞻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

言與寶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不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誣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

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為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總反。

凌約言曰秦
縹緲皆懷
慨壯節少年
英氣所發也
茅坤曰南越
之不終內屬
由漢誤聽軍
會卒之間輒
賜大臣印綬
用漢法以繩
之此呂嘉之
所以萌逆節
也孔明定南
中仍用孟獲
以為夷酋長
故能終始
隆按歷觀篇
中帝善其文
善其誌奇其
對與甚奇甚
說大悅諸句
可謂千古一
遇矣而惜乎
其短于年而
不究其所用
也
又按終童應
篇首少字
隆按褒頌聖
主得賢臣立

不復傳還。棄縹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
前棄縹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
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
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駕下不習金革
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
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充一方之任。師古曰充當也。音抗。竊不勝
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
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
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
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
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
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儁。華龍。柳褒等。
待詔金馬門。師古曰音戶化反。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
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論甚正獨帝所幸宮館寢輒為歌頌太子體不安寢以誦讀虛侍又似以文為優戲者噫亦惜矣
王鑿曰叙事委宛詳盡
林希元曰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由以泰也聖賢論治莫先于此此頌曲盡其理格言美句不一而足宜經生傳誦以為瞻爰
隆按此頌西京之變體也蓋浸淫于六朝矣

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寢有俊材請與相見使寢作中和

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

之聲習而歌之時沘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師古曰記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

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

之寢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

益州刺史因奏寢有軼材上迺徵寢既至詔寢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寢對曰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縉帛之麗羹藜哈

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哈音含師古曰糗即今之熟米麥所為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今臣辟在西

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游觀廣

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猶反也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

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

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在乎審己正

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諱曰恭在乎審己正

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

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如淳曰健作矻也及至巧冶鑄千

將之樸清水焯其鋒師古曰焯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也鋒刃芒端也焯音干內反越砥斂其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

王褒作

傳約今不
也

隆按以工用
相得人馬相
得作二段干
將鬻都為賢
臣之喻百文
不涸萬里一
息為治平之
喻

越也師古曰罵刃
旁也音五各反
水斷蛟龍陸剝犀革
師古曰剝截也音之
忽若琴記畫塗
師古曰督
曰彗帚也泥瀝地也塗泥也如以
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師古曰督
察視也
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涸者
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

不進於行
策所以擊馬也
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鬻鄰驂乘旦
孟康曰
頭口至鄰故曰鬻鄰張晏曰駕則旦
王良執鞭
張晏曰王良無恤字伯樂晉
至故曰乘且師古曰乘音食證反
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
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
敝輩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
年代不相當張說云韓哀附與
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
則善御者耳
縱馳騁騫忽如景靡
師古曰景馳曰騫景靡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非始作也

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
追奔電逐遺風
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
連疾之甚塊音口內反
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
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也
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
人馬相得也
師古曰遼
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

故服締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師古曰鬱熱氣也
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
寒之悽愴
師古曰煖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
也是以嘔喻受之
師古曰嘔音於付反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
夫竭知
附賢者必建仁策
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
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
一本圍作圍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
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因圍空虛也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
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因圍空虛也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
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因圍空虛也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
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因圍空虛也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隆按自故服
締給至此引
言聖主下賢
之誠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况大於
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
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
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

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

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

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

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師古曰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

穆公飯牛解在鄒陽傳鬻音弋六反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

本朝張晏曰與幽也潔押也汗也言敵與離疏釋蹻而享膏梁應劭曰離此疏

臣瓚曰以繩為蹻也師古曰蹻音先列反剖符錫壤而先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師

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蹻音居略反反剖符錫壤而先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師

曰說之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

傳以為資也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

雲師古曰列列蟋蟀埃秋吟孟康曰蟋蟀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

也風貌也音列也蟋蟀埃秋吟孟康曰蟋蟀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故世平主

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

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送

章明也之遞二十四鍾各

隆按自人臣亦然至此言賢臣誠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
林希元曰此是至論

隆按自故聖主至篇末言君臣相得其功業之弘至於如此結語若不在緊而意實完切

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逢門子彎烏號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猶未足以讀為號當依晉音耳

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騷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

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師古曰臻字與臻同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

翔德與和氣游師古曰期翔也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

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

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响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

許于反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絕俗離世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

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褻對及之上

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令褻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褻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日遊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為

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

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

與娛同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

陳仁子曰捐之有猶介之節而不能守始也短石顯終也不得用而薦石顯此其志之數變特如當時鄭朋者流若非諫廢珠厓一疏殆為名教罪人矣其喪身宜也
隆按歷紀珠厓反叛之年先為捐之議不當擊立意又按捐之此議體製音節鮮有乃祖治安遺風而人品大非其倫

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

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秦耳。故孔子稱

矣黃履翁曰捐之請勿擊珠屋王商則曰經義何以處之龔勝奏王嘉公孫祿則曰君議亡所據一時君臣相與從事經學意亦善矣林希元曰文字未純羨其中却有格言其言珠屋當罷以當時事勢觀之誠為有見唐順之曰只平平叙事而得失自見茅坤曰一篇大指隆極自堯舜至此言帝王之地不廣隆按自及其衰至此然周末秦興廣地之害

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

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師古曰與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含氣之物各得

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

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

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着衣裳慕中國化遣譯

為稱號王充論衡作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

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

楚所齊桓球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

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孔子定

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乎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

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

四十三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

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列繫轎旁載於車上大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

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

賈捐之

林希元曰後

宮四句於上

下文似無所

屬古人文字

多類此

隆按自稱聖

漢至此言文

帝不廣地之

利

茅坤曰借武

帝特窮兵之

事以諷當時

一一應前甚

緊密

劉奉世曰元

狩奉漢以伐

匈奴馬少不

復出征矣捐

之云蓋其

誤也或者誤

以建元為元

符敵

楊慎曰父戰

死于前云云

唐李華弔古

戰場文全用

其語意

唐順之曰曲

盡戰死之痛

隆按自孝武

帝

帝

逸游之樂絕一本略作路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

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錄

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

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

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

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

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

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

也今陛下不忍悃悃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請反快心幽冥之

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

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哀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

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

息

皇帝自此言
武帝廢地之

利

林希元曰言

極激切

隆按至此纔

提出珠厓

隆按此與嚴

助論闖越不

當伐同意

茅坤曰又非

獨珠厓破主

上所嚮

隆按棄之不

足惜二句方

露一篇本指

林希元曰此

又以近事言

王維禎曰捐

之議論正大

明切千古不

可易此秦漢

以下之深病

也

蘇軾曰楊雄

有言珠厓之

棄捐之力也
我冠裳此言
施於當時可

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專專霧露氣濕。

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

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若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

美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

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

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願棄遂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

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

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

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曰。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

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

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

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

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不欲勿彊。珠

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也

費捐之

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

不欲勿彊

珠

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也

費捐之

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

不欲勿彊

珠

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也

漢書平注 卷六十四下 費捐之

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難之人多家居于此今冠裳禮樂蓋班班矣其可復言弁乎
黃震曰罷珠屋一議豈特有益當時亦可垂詔萬世借其交揚興以驟進自雁石顯之讒鋒也然君子不以人廢言
王祿曰興以一令之微略無忌憚益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其妄如此
茅坤曰捐之附與共為使邪焉得有終王應麟曰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議棄珠屋有乃祖

屋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

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

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薛

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

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

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恩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

之後嗣也。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官者不

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見之。効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興曰。我復見。言

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上信用之。

今欲進。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

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

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也。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

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

參事師有顏閔之行。師古曰。顏閔。子騫。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

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

餘風然于石
顯乍任作賢
則没于權利
矣管子云少
有才未聞君
子之大道賈
捐之以之
唐仲友曰捐
之諫伐珠厓
一事與嚴助
甚別自取其
死與嚴助同
不可以人廢
言

茅坤曰謂之
自取則可謂
之不排不陷
不諧則不可
大略材雋之
士行誼不固
多賈禍已

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

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

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

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

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珍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王

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

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

鉗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

羣舒以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

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

諧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

亦何排陷之恨哉

漢書評註卷六十四下終

漢書評註卷六十四下賈捐之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per.]

漢書評註卷六十五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劉知幾曰朔傳委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

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朔之自叙也

何良俊曰朔傳不承襲稽先生之語而自立論其序

董偃事亦周匝頓挫宛如畫出能用太史公法取其說客難與非有先生論二篇文章亦甚奇偉如諫罷

上林苑與對武帝朕何如主諸語其剪裁去取皆妙

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厥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

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

縣音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

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十五學

擊劍十六學詩書師古曰擊劍遠擊而中之非斬刺也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

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

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無宿諾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列次也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

平原厥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厥次侯爰賴是則偃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

也鬻亦賣也銜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

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

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

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

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

生高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偉之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

得見於天子也奉音

便可與史記
角立

茅坤曰東方
曼倩為漢朝

第一流此傳
摹寫其澹宕

瑰璋之氣極
工當為漢書

第一文
盧壽治曰昔

人稱朔之於
文史經目而

諷于口過耳
而聞于心者

是以年二十
餘即能誦四

十四萬言為
一傳大旨

劉放曰子路
之言可使有

勇者
何良俊曰余

嘗謂古今豪
傑獨范蠡東

方朔二人耳
東方朔能嘲

西帝王范蠡
則玩弄造化

矣今二人皆
茂河山傳

扶用 久之朔給駟朱儒曰文穎曰朱儒之為駟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上以若

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

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

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

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

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

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

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

云射覆數音所具置守宮蓋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蠱名也術家云以

反覆音方目反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即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

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杆之義耳孟食器也若蓋而大今之所謂蓋孟

也蓋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迺別著布封而對曰師古曰臣以為

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

視貌也爾雅云蝮蝮蜥蜴蜥蜴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

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即蜥蜴也蜥音先厯反蜥音余赤反蝮音榮蝮

音原蠟音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時有幸倡郭

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

至實也

劉敞曰守宮
生屋壁如守
宮然故名之
或在防淫佚

也
宋祁曰數音
蔽景本作數

劉敞曰朔意
蓋以寄生窠
數皆是附著
他物而得名

故謂在盆下
之寄生為窠
數但不當改
前孟字為盆

爾
又曰孟亦盆
類朔故說言
之欲以誤郭
舍人也

茅坤曰言多
難解

臣願合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迺覆樹上寄生

令朔射之朔曰是窠數也蘇林曰窠音貧窠之窠數音數錢之數窠數鈞灌四股鈞也師古曰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

以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

生形有周圓象窠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

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者不曉其意謂

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揚惲傳鼠不容穴

銜窠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

故鼠銜之四股鐵鈎非所銜也

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服虔曰暴音暴鄧展

曰呼音曉箭之體暴音瓜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

呼報音義皆同一日鄧音近之暴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曰暴今人痛

甚則稱阿暴音步高反是故朔遂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鄧展曰

韻而朝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

衾之納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聲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

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

蘇林曰窠音貧窠之窠數音數錢之數窠數鈞灌四

股鈞也師古曰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

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

生形有周圓象窠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

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者不曉其意謂

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揚惲傳鼠不容穴

銜窠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

故鼠銜之四股鐵鈎非所銜也

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服虔曰暴音暴鄧展

曰呼音曉箭之體暴音瓜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

呼報音義皆同一日鄧音近之暴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曰暴今人痛

甚則稱阿暴音步高反是故朔遂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鄧展曰

韻而朝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

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

蘇林曰窠音貧窠之窠數音數錢之數窠數鈞灌四

股鈞也師古曰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

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

生形有周圓象窠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

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者不曉其意謂

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揚惲傳鼠不容穴

銜窠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

故鼠銜之四股鐵鈎非所銜也

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服虔曰暴音暴鄧展

曰呼音曉箭之體暴音瓜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

呼報音義皆同一日鄧音近之暴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曰暴今人痛

甚則稱阿暴音步高反是故朔遂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鄧展曰

韻而朝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

東方朔

隆按遂得愛
幸與上未得
省見稍得親
近相顧

隆按初建元
以上叙其滑
稽以下叙其
直諫

凌迪知曰帝
微行為略南
山起上林苑
作馳射計也
厥後成帝晨
夜與群小相
隨蓋自武帝
啓之

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闇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濕也。漸音子，廉反。洳，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呌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鐘

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

志。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

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

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

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

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官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

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微行常用飲耐已。師古曰：耐，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謂東游也。酒新孰以

祭宗廟也。耐音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

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

曰：平陽侯曹壽尚帝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稭之

地師古曰：稭有芒之穀，總稱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

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

陞按夜出夕
還者未明而
出日暮而還

御史不以諫
靜而顧賄微

宿諸宮以導
之悲夫

劉敬曰更衣
休息處爾非

必有宮人也

隆按自初建
元三年至此

歷叙上微行
南山起上林

苑事為湖進
諫起紫

林希元曰義
理甚正暢利

害甚明快辭
氣昌大美麗

典則如黃鐘
大呂可薦郊

廟如黼黻冕
弁可表冠裳

雖枚乘鄒陽
輩以文章名

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上

大驪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

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微遮繞也循行視也

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後廼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從宣曲

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長楊五柞

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在郭縣也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

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

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墻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整屋以東宜春以西師古曰舉計其數而

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馮翊扶風故云中尉

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郭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吾

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

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

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郭杜乎師古曰

日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師古曰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師古曰

英書平注卷六十五 東方朔 三 帝業山房

或未能過也
茅坤曰文古
而議正
唐順之曰入
事處脫洒不
為事使
徐中行曰朔
諫止上林苑
一書較相如
諫獵長揚更
宏瞻古推乃
西京諫書第
一
陸按自其地
至此極言南
山物產之盛
見必不可規
以為苑也
劉敞曰不足
以危不字當
作亦隄猶防
也言車輿馳
騁不為防慮
必有賴虞之
變
陸按政務苑
園三句總結
上三段以下
則應引古之
作無益者以

雒二縣也師古曰汧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
汧水也隴隴底也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海者萬物
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海者萬物
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
曰原本也言說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又有杭稻黎粟桑麻
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又有杭稻黎粟桑麻
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
取食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師
曰賈讀今規以為苑絕跛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下奪
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
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
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圜之師古曰圜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騫
南北師古曰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蘇林曰隄限
無限若言不營也不取斥天子故言興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是也其不可三也
田獵也無隄之興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
故務苑園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
曰射於宮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
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
房之殿而天下亂冀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逆盛意犯陸指罪當萬

戒之

隆按以觀天
變應上天不
為變與天為
之變句

茅坤曰亦諷
諫意
宋祁曰夕當
作少

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孟康曰秦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

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

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男。主

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

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澗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

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

奏秦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

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廬。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

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

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

漢史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

律。歷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

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

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

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

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

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

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師古曰。讓責也。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

東方朔

時乎。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

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

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

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

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王家。左

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校。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

師古曰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

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臧

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

陵爰叔者。爰蓋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

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爰叔曰。

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菽即樹字也言有

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如淳曰寶太主園在長門

盧辯治曰爰叔得武帝上林南山之意是以果言而

劉攽曰城當作成

隆按叙董偃事可當偃一小傳

隆按叔以金
故為偃畫見
上策叔之罪
浮於偃矣

茅坤曰執當
作服
隆按主不足
道帝而願謂
主人翁是導
之淫也
隆按公主一
也待美安既
如此待館陶
又如彼此班
氏書法
劉敞曰上者
上殿

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

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

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

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一本使作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列為公

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

掃之職。音信。又音山。豈反。師古曰卒。請曰。碎。酒。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

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

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

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

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膝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謂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

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

言所行醜惡。無善狀。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講。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講。形如射

臂。賤人之服也。傳著也。講。即今之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師古曰。綠

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曰。上

東方朔

劉敞曰董氏
當屬上句
隆按自初帝
姑至此歷叙
董偃事詳密
總為朔辟戰
前諫起業

宋祁曰姚本
域下無也字
劉敞曰劉向
說春秋域南
方淫氣所生
以應哀姜然
則朔正用指
偃爾何必遣
就魅域也
茅坤曰言多
儻蕩而慷慨
故武帝不能
不聽

坐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驪
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
國狗馬蹇鞠。劍客輻湊。師古曰蹇音十六反。蹇在藝文志。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
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
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陞側。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
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
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
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
之樂。極耳目之欲。邪行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域也。
師古曰域魅也。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域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
侯憚。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
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
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
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
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
畫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

陸按是後公
主二句結上
文作偃斷案

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

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

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數涕出曰

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

壽宮燕流出於戶蓋以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之子閔公而欲作

揚門之扉三月不葬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之子閔公而欲作

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於莒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

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

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

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

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趨讀曰

趣末謂工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

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

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足履革

鳥師古曰革生皮也不以韋帶劍師古曰但空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

為席亦尚質也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絮也

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絮也

文縕也縕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師古曰集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

音於粉反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

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

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

五綵也罽

陳仁子曰東方朔化民有道一對隱然格心之言雖進身不以正而言則正矣夫帝於群臣治化之道凡二問之公孫弘弘曰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是求其末而甚其侈也問之東方朔朔曰燔甲帳卻走馬是正其本而抑其侈也弘之不

織毛也即音代瑁音珠璣音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璣毘能之屬音代瑁音珠璣音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璣宮人簪璫瑁垂珠璣音代瑁音珠璣音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璣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師古曰叢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師古曰帳多故以甲乙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師古曰却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走馬善走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師古曰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師古曰詼嘲戲也詼笑謂嘲詼文已解於上也師古曰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師古曰詼嘲戲也詼笑謂嘲誼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師古曰教請曰師古曰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嘗問朔師古曰傲為音于偽反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師古曰故動作之嘗問朔師古曰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師古曰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師古曰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孔丘為御史大夫師古曰應師古曰曰御史大夫職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典制度文章師古曰周太師故云拾遺也師古曰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臯陶為大理師古曰以師古曰稷為司農師古曰伊尹為少府師古曰子贛使外國師古曰其有辨說

茅坤曰似阿諛而實諷

稷為司農師古曰伊尹為少府師古曰子贛使外國師古曰其有辨說

顏閔為博士師古曰顏回閔子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益為右扶風

山澤官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契為鴻臚

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伯夷

與禹同字本作俾蓋後從省耳師古曰宗正秩宗主郊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

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仲山甫為光祿師古曰光祿主三

政終令巨霸故師古曰以其巧仲山甫為光祿師古曰光祿主三

其柔亦不茹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延陵季子為水

剛亦不吐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延陵季子為水

衡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即吳公子札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

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采柳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蘧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蘧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

玉衡大夫也孔父為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孫

名瑗蘧音渠孔父為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孫

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師古曰善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

忌即王子夏育為鼎官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

慶忌也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

林為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宋萬為式道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

在乘輿車前師古曰羿音詣宋萬為式道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

候引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

寬也兒音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

五奚反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

漢書平注

卷六十五 東方朔

隆按朔此對詞亦恢諧正其教弄公卿處又按朔之進對句總結上文

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比哉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番齒牙樹類駭師古曰類肉曰駭音改吐唇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結股脚連雕尻師古曰雕脣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遠也偶旅曲躬親也蛇音移偶音禹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音贍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

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師古曰啁與詡同音竹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疾反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詖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胃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胞胎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

洪邁曰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駰達旨班固賈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雄按彼一時也二句一篇

綱領下文夫蘇秦一段是言彼時今則不然一段是言此時而夫天地一段則言進取之難明其所以不遇也

茅坤曰澹宕之旨
林希元曰雖自占地步事理亦是如此

隆按時異事異句收拾上文與彼一時也二句相喚應安可不務修身一句打轉且議論亦正
林希元曰太公以下又就修身又上生意

真書平注

卷二十六 東方朔

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

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

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

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連

四海之外以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

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

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

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使蘇秦張

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

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

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使也信讀曰申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鷺鷥飛且鳴矣師古曰鷺鷥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

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鷺鷥音脊鷺音零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

讀曰譬鷺鷥音脊鷺音零

林希元曰燕之用樂毅三句申前蘇秦張儀意
隆按遇其時即彼一時之時
時究闕以下文選注作朔自謙意以上文觀之當是朔識客之言隆按設何容易一句作枉下又復三用

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謹議之聲。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

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儀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

也恤。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眾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

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鞋音工苟反謂以玉為瑱用鞋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燕黃色也纁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粗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

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

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

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

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

天下而恥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

宜也。師古曰耦合也徒眾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

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闢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瓢也師古曰

筦撞鐘。文穎曰謂槩筦也師古曰音徒丁反。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豳遙反

觀之。譬猶鼃鼃之襲狗。服虔曰音蹤劬如淳曰鼃音精劬。孤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

任客。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辭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

故曰設何容易句段段鋪結又按首提說有悖於目二段為綱隆按龍逢比干二人是上所謂特目拂耳諤心而便身也隆按蜚廉惡來二人是上所謂說目順耳快心而毀行也隆按志士仁人結上蜚廉惡來意隆按養壽命之士一段申結上龍逢比干意王維楨曰遂居深山一段歸結在避世上隆按此下言士貴遇主因舉接與箕子

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

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

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食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

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

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

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

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癸反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

曰竦企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待也言不可

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諤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或有

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

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

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一本作病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

動師古曰問病也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

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被以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

舉接與箕子

卷之五 東方朔 帝業山房

之不遇與太
公伊尹之遇
湯文者並言
之

茅坤曰避濁
世以全其身
此即東方朔
避世金馬門
本意

隆按末二句
總收拾一篇
意

又按此篇是
寓言從韓非
說難變化來
以故何容易
一句為主見

君子忠言讜
論惟明王聖
主斯能聽之
不然而免放
戮之禍者幾

希矣反覆千
餘言俱不出
此意

茅坤曰一一
脂諷當世
屠隆曰東方
多端機穎絕
倫天子俳優

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
悲廉惡來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
其身。陰奉瑯琊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師古曰蜚古飛字。瑯謂刻為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以
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虛。師古曰弛頹也。音讀曰墟。放戮賢
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蛇之謂也。故
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訶訶。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訶
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佛主之邪。下以損
百姓之害。師古曰佛與獨同。損減也。一本深作家。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故養
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
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
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
反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
日解並在。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
和之色。師古曰閒讀也。發憤畢誠。師古曰圖畫安危。按度得失。師古曰圖上以安
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恥辱。負鼎

上帝弄臣濯
衣紫海食桃
崑崙馬隱淪
戲恐侏儒數
折舍人公卿
爾汝萬乘常
嘆跡類桃捷
心棲道真悠
悠當世孰知
其神
何良俊曰范
蠡載而施以
去越東方朔
以千金買少
婦輒易去相
如使文君當
壻身著犢鼻
滌器於市中
三人皆慢世
也王子敬云
不如長卿慢
世豈知范蠡
東方朔尤慢
世之雄者乎
茅坤曰漢書
贊此篇第一
方孝孺曰東
方朔在武帝
時諫諍似汲

俎和五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

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冒也犯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

曰以仁為本以義為始褒有德錄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

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

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叩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繇連

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

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

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

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

民無肌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師古曰畜讀曰蓄鳳凰來集麒麟在郊

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

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

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禎幹之臣所以安寧也

此多士為周室禎幹之臣所以安寧也

東方朔

踏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鹿斤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為詖諧之說遂為君子所薄惜哉何喬新曰班據作漢書范曄稱其不激詭如東方朔詖諧之說說則鄙為滑稽之確此不激詭之體也黃震曰朔固滑稽之雄也然未嘗有一語導人主於非至其却重偃諫起上林對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讜論如矢斯直一時文墨議論之士孰有參鼎其萬一者乎

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裸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及俗所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合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詖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

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達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手。師古曰雄謂朔之詖諧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違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為之長帥也朔之詖諧。逢占射覆。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象廡。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

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也著音直略反

卷六十五終

隆按此傳以代為丞相聯絡公孫劉田王楊蔡七人又以代為御史大夫聯絡陳鄭二人類太史公張丞相傳體黃震曰賀以威曉父子並位公卿無德而謀其禍固宜若其悲泣不受宰相印綬則漢事從可知矣

漢書評註卷六十六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賦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

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

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

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命師古曰窳命二字同耳音

善教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耐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

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閭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謂察視也師古曰督音子閭反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類也石慶雖

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

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

肯起上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

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竝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

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

榮蓋亦少省

漢書評註卷六十六 公孫賀

乎而公孫懼禍不拜亦未
有自善之策也
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
其子驕奢不奉法
益北軍錢與公主
私通而不能禁
為木偶詛上而不能發
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
豈特武帝好殺之過哉
隆按提時朝廷多事一段
起下文不受印綬業又按
從是殆矣與上比坐事死
句相顧王維頓曰南
山之竹四句
深幸敬聲惡極罪大可加
禍以報怨延喜幸之詞故
下一笑字劉敬曰使人

法書言言

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一本子下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

世者京師大使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

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安世

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

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祝詛有惡言下

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

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叙戾太子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不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

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興美

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戍邊卒糧乏不貨賂上流師古

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延以邊為援如

眾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使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詐令

所以行恩施為己名援也或曰以胡為援也使內郡自省作車內即自省作

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又令耕者自轉文顯曰

古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又令耕者自轉文顯曰

於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

傷耗以減武備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師古曰

也耗音呼到反

巫多人字

王整曰三逆

字繁嚴族字

與上宗字相

應

隆按此傳備

叙故丞相賀

詔解見寃始

所以進之故

既入寃事只

叙太子反一

節又戰亂之

功俱歸莽通

華而寃畧不

之及寃之錄

碌無為見矣

及其與廣利

解決却以親

故謀立昌邑

小人用罔寃

之謂也自取

滅門之禍宜

哉

又按詔但若

賀之惡不揚

覺之賢而班

據引入寃傳

則其不滿之

意已露于篇

瑞矣

矣

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寃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

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

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

府。屈寃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引也。獨引身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

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

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

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猶也。遠與敵戰

之樓也。說櫓望敵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師古曰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

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

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橋

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

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因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

也。並胡騎所屯今都縣東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

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

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

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權。並音直。孝反。

劉敞曰獄字當屬上句

黃震曰戾太子之變使宰相得人明太子之無他容

江充之傾危抗章武帝身任安危之託猶庶幾也而

使屈寔當之悲夫

茅坤曰以下事當併詳江

充戾太子傳傳不能載故

附見于此此不如史記處

隆按母令反者得出伏後

坐令太子得出案

隆按安受節伏後坐受太子節案

虛辨治曰太子誅江充事

已畢矣至於發武庫兵又

於北軍兵又

於北軍兵又

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

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師古曰毆四市人與驅同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關下

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丞相附兵浸多

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

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

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

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

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

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稅侯孟康曰稅音姑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

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畧者皆徙敦煌郡師古

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切畧故徙之也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

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

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

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為不通矣如立為

啟四市人又與丞相合戰五日將置君父於何所耶書法自在

隆按白頭翁教臣言與下文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劉子輩曰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車千秋復訟太子知武帝有悔心故乘間而開說也然千秋為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

帝君侯長何憂乎。屈篋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篋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篋厨車以徇。師古曰厨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也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數月即拜之言不務時也遂代劉屈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閱精功也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為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

漢書平定 卷六十六 車千秋 三 歸葉山房

言耶因其悔恨之心狹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豈非智有餘耶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千秋無他施為所謂有智者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鄧寶曰一言寤意古有之矣傳說是也上書而拜相何不可之有漢之時上書者賈山賈誼董仲舒莫非其人以是為相而號於四夷曰上書得之不亦死乎苟不論其人而仗以上書為陋何言之偏也
茅坤曰覽此報可見上亦

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廼賞之。師古曰賞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

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

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廼與御史

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

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

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

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也。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

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師古曰鞠問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

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

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陰賊

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

師古曰謝告也。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後歲也。館官舍也。

餘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鈞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好居之。故號鈞弋夫人也。拜大將

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竝受遺詔。輔導少主。

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

梅根之
按傳內曰千
秋無他材能
術學曰敦厚
有智曰謹厚
有重德此一
篇之綱領

隆按因號曰
車丞相足首
句意

隆按因上文
次弘羊與千
秋並受遺詔
此遂附弘羊
事於尾云
茅坤曰弘羊
當自為傳不
當附見于此
黃震曰田千
秋王訢二人
為相於博陸
侯輔幼主之
日尸位而已
無足論者世
率以是議光
不選任賢能

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哀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千秋為相十二年。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推筦之利。師古曰。推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推解在昭紀。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被音罷。師古曰。音皮。彼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鉏也。欲斬人。皆伏於鉏上。也。鉏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顛殺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伏於鉏上。君使音所。吏反。類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假之貸。音土。戴反。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

漢書平注 卷六十六 王訢

而扶取其易
制張安世杜
延年皆一時
之選而光皆
以之自副光
豈棄賢者哉
特其不學不
知宰相為重
終以吳位者
充之耳
隆按勝之壯
訢言以脫其
死遂為天子
以封侯終宜
事功之炳如
也而班史所
載止扶風修
治供辨一節
盡死力者宜
如是已耶
隆按敞以司
馬起家至封
侯而所可見
者僅廢立一
節又夫人贊
助之力敞之
碌碌可見班
史不虛美哉

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譚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廼絕。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廼移病卧。師古曰：移病謂移居言病也。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處從東箱。師古曰：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卽位月餘，敞薨，諡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

寅震曰敵其
臣耳憚有行
能而以自伐
取禍借乎
隆按附立憚
傳叙事有姿
態筆勢縱橫
酷似太史公
文

隆按與戴長
樂相失句是

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憚，字子幼。音於粉反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憚，音於粉反。而常侍騎，憚母司馬遷女也。憚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謂常侍騎。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憚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憚等五人皆封。憚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洗，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憚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郎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憚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憚。憚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憚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憚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長

卷之六 揚傲 帝業山

網長樂者以下是目

隆按高昌侯以下是長樂告憚之書凡六節並賤味語文法極頗挂何良俊曰揚子幼傳載子幼與戴長樂辨語獄辭彷彿魏其武安侯傳東漢書路料証奏孔融語遠不逮也

法言言

卷之六

十一

服虔曰兼行天子

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

子事先肆習成儀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肆。稅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肆而稅侯

師古曰肆音戈二反亦上書告憚罪。高昌侯車轡入北掖門。憚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轡車抵

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

有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憚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

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

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

今之訟人亦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

於已有妨憚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

也錄憚云。憚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

故憚云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憚

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

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

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憚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

真德秀曰憚
文似史遠然
其辭涉怨望

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

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以上主上為戲語。尤悖

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漢史為春秋失之矣。

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欲令戒飭富平侯延

壽曰。師古曰：飭與救同。富平侯張延壽也。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憚幸與富平侯婚。今

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憚尊曰

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

母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憚幸得列九卿。諸吏

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

師古曰：詆與妖同。天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

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畧

士也。與憚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閭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

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

易敬

易敬

據助曰惲太史公外孫宣帝雖刻深取禍亦有自隆按惲報會宗書慷慨激烈規模布置宛然外祖答任安書風致

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言鄙陋之愚心

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

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

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

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歛不能自退遭遇變故

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

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王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

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

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師古曰充縣官之賦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讖

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

不過三年臣見故遂降居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

斗酒自勞師古曰既已也魚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

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

也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

也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

胡寅曰揚輝
之死以兩言
曰南山蕪穢
縣官不足為
盡力如此而
已以兩言狂
易而殺廉潔
剛直之士若

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

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項百畝以喻百官也言巨者貞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

在野喻已見放奔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也師古曰其豆莖也音基須

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仰師古曰裏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

也憚幸有餘祿方雜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

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

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

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

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漂然皆有節概知

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概度量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

間昆戎舊壤文穎曰昆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師古

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

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

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

力憚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

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驕馬猥佐成上書告憚如淳曰驕馬以給驕使乘之佐驕

揚敞 蔡義

劉草管曾無
顧惜之意宣
帝真刻薄哉

隆按宣帝處
憚不以戴長
樂所告六事
而以孫會宗

一書異哉帝
之失刑也

王應麟曰自
大將軍光持

國柄丞相取
充位田千秋

謹厚自守猶
曰武帝所命

也繼以王新
錄錄無聞若

揚敵義皆
給事大將軍

莫府者相乎
相乎掄合苟

容而已乎

隆按短小無
須眉三句與

上容貌不及
家句相應

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眾門下好

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眾欲錢物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

也。閉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弃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

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為光祿大夫

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

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

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俛曲背也。俛音力。主反。常兩吏扶夾。廼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

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

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

為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黃震曰萬年以善柔取顯達其子成以殘酷取憂患皆非中道

劉子華曰以吉之賢猶樂安人信乎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愧又欲世濟其術悲夫

虛舟治曰大要教咸調也一傳骨子萬年以視病獨留調丙吉咸救路遺調陳湯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咸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廼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師古曰調古諳字萬年廼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答擊也音力減死髡為城旦因廢咸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

隆按其治放
嚴延年收結
上天其廉不
如引起下文

凌約言曰咸
賂遺陳陽即
父牀下教戒
之術至於殺
伐殘酷其天
性然也此傳
前後自相照
應

隆按方進奏
成數語一傳
結案

代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謂郡之府以律程作司空。主行從之官
為地白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釵。衣服不如法。鉗在頸釵在足皆
音輒加罪。答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
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
以自奉養。師古曰調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持郡中長
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師古曰公然移即各欲求索自快。是
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令行禁止。然亦
以此見廢。咸三公。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官絕在咸
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
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後竟徵入為少府。少
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賊。師古曰鉤沒入辜推財物。師古曰辜官屬
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
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
曰律主守而盜直千金弃市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
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紀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

黃震曰弘昌兄弟皆能更而弘為優隆按傳弘而挿入昌似合非合短簡中自有法度

隆按贊以鹽鐵議發論自車千秋傳中按來彼開其端此竟其說也

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凡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

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

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

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

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

夫弘羊以為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

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

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

論十卷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觀公卿賢良文

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

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

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聘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辯爭之貌行

行剛強之貌也斷音斤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畧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

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畧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

正師古曰正曲曰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

師古曰邁音同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

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

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

生也謂與上官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

祭謀反誅也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

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漢書評註卷六十七

揚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隆按五人同傳大都於楊胡朱云取其危行於梅福而言行皆不以其中故贊以狂損二字概之云何良俊曰班固傳楊王孫事雖無大關係然能遠天道之本不可使後世不知此等議論茅坤曰傳揚王孫獨以贏葬一事為案其說本莊周來亦所謂曠世寥寥之見而班據之文亦稱黃震曰王孫厚自奉養死逆贏葬非矯世也矯過以

揚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師古曰先令為遺令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師古曰贏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必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續賀之孫承嗣者名也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君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真。師古曰鬲與隔同使歸者不得至。化者

漢書評註卷六十七 揚王孫 一 帝業山 考

自文也

隆按王孫謂厚葬亡益于死者因是名言至謂朽腐歸土乃死欲速朽之意非通論也蓋其學本黃老虛無故其遺令如此

何良俊曰胡建傳其事亦甚後律不知史記何故不為之立傳傳中言孝武天漢中為軍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後事也

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地氣為魄。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

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高以棺槨。支體終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

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廼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馬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藟為緘。服虔曰。窆音故。窆空也。空木為匱。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師古曰。匱即積字也。積小棺也。藟緘束也。藟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

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師古曰。謂者。生也。死皆儉約也。

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

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官兼守之。尉者。自上官兼守之。

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賈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

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

上。師古曰。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

上。師古曰。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

上。師古曰。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

上。師古曰。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

上。師古曰。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

上。師古曰。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

茅坤曰胡廷
持附中韓之
學與楊王孫
相反者大略
本鄧都華

隆按李法說
苑作理法

何孟春曰武
帝天資剛嚴
聞臣下殺人
不惟不罪且
褒稱之觀此
語可概見已
異日李廣斬
霸陵醉尉而
上報曰報忿
除害朕之所
圖子將軍也
亦是此意
隆按何文吏
也應上用文
吏議句又何
疑焉應上何

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

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

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殺之

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史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

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壁壘已

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

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

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

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

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

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史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

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

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

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城

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

客往奔射追吏師古曰奔走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傲傷主家奴建報

漢書平注 卷六十七 胡建

於用法疑句

黃震曰建小

有才新御史

以立名至於

國捕蓋主之

廢以取死非

大節所繫死

傷勇矣

凌約言曰朱

雲折檻一事

可以上尊朝

廷下肅臣僚

近來一時遠

風百世者孟

堅當別貨之

王維楨曰是時雲錄錄無奇節嘉薦之而衡短之觀異日請上方餉一事則衡之識不違嘉也違矣

無完坐服虔曰言游微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

甲第謂公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起也報論也斷獄為報故言

蘇說非也言為游微避罪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

而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

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

語皆能傳其業好個儻大節師古曰個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

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

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

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

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

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

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

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

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

隆按時陳成一
一段伏丞相
奏成案

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猷稱雲師古曰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

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

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

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

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既論難連拄五鹿

君師古曰拄刺也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

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

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成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

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

散宜生秦頗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也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

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亡善狀也時陳成在前聞

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

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

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

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滅

牙坤曰朱雲
 既以罪廢錮
 矣而突請尚
 方劍以斬佞
 臣其氣雖烈
 不免易之壯
 趾之高矣
 劉放曰故字
 合在丞相上
 禹時能相候
 如故
 黃震曰雲狂
 直未得進退
 之中道願斬
 張禹一語萬
 世而下讀之
 者未嘗不心
 閱日明若執
 熱之濯清風
 也嗚呼雲亦
 一時英傑也
 哉
 周孟中曰賈
 生之疏文帝
 此護履霜之
 戒於未然得
 已而諫也朱
 雲之諫成帝
 此塔納約之
 痛於已然不

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令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
 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
 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
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上問誰
 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拳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
紂之諸父。皆以
誅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官解
 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
 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
 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一本無出字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
 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宣不
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不敢復言。其教授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
 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
 周於身。土周於槨。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得已而諫也

盧舜治曰雲

解官之後乘

牛車過諸生

其心田野不

願留東園其

出處之事畢

矣

陸按首言能

傳白氏蕭氏

之業末言嚴

氏能傳雲學

首尾相照應

隆按雲道言

薄葵與楊王

孫羸葵相埒

故附傳

茅坤曰梅福

澹宕個儻之

士然其書似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

師古曰豫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求假軺

章之縣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輒報罷是時成

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

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

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箕子非疏其

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誅若轉

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陳平起於亡命而為

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以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

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

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

谷師古曰從代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幾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

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

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考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

不遠切而不
浮忠而不激
可謂善立言
矣故雖觸時
諱而不費禍
西漢之末有
士如梅生公
卿有覲面目
矣
隆按此書本
論王氏却先
反覆泛論高
祖武帝聽言
之效而後漸
入本意蓋當
時王氏方成
故其言之委
曲如此
唐順之曰恣
意說去不事
純削頗有奇
氣而少醇雅
唐順之曰此
文如野戰之
兵
林希元曰以
上言國家權
輕意歸在不
求士致下文

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

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

可致張晏曰氏有三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

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

師古曰謂淮南大孟康曰成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帝鴻嘉中

廣漢男子鄭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帝鴻嘉中

及隨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

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

詩也雅文王之已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

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

章五曹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

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

曰師古曰即秦穆公伯繇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

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

師古曰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

德音滿

遂以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足之劉歆曰漢氏世實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林希元曰以上言人才不數當用爵祿束帛以求之又曰此至字輕說不然秦在漢前說不通矣隆按復舉高祖孝武與前相應林希元曰以高祖武帝求賢為霸道既非以漢成為用三代選舉之法取士元真德秀曰此一節議論不醇不可以為

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偽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音之履反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喻國政利器喻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毆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太阿劍名歐治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以喻倒持劍而以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弃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讐謂以管仲為相並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稌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鳥鵲也戴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曰以其所言為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漢書評注 卷六十七 梅福 五 帝業山房

法按至此方
見本意
林希元曰收
拾前而意遺
武帝者省文
也
何孟春曰為
王章為鳳所
誅因泛言外
戚權重之禍
遂及當令災
異詞不迫而
意已至矣

真德秀曰魯
三家晉六卿
漢曹氏魏司
馬氏皆乘權
至於再世之
後遂以篡國
蓋孰成而附
者眾故也福
之言信有旨
哉

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
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
福讓切
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福讓切。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
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
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辟四門。明四目。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
謂大君。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
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命外戚之權。日以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
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
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
謂不父。則全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
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全
孝之道。令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
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
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執陵於君。權隆於主。
不。早撲滅。則至熾。威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默其權也。
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

陳仁子曰人處權臣柄政之時而言者未有不死王章之於王鳳是也獨劍向與梅福幸而不死鳳其猶畏宗臣畏公議歟邵寶曰孔子萬世道德之師封爵其後禮也而曰為殷後何居殷之後周封之矣孔子殷人也封以殷者一代之典封以孔者萬世之澤王慎中曰流出于戶言不覆風而暴露于戶外也奇解非以上泛論以下方見本意

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

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守職不言沒

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

文石之陞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

之處猶言法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

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墜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

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

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墜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

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荊帝堯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

五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所謂

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

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

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此言孔子故殷後

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

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

王舍伯邑考而文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

真德秀曰此說與金滕異

隆按不滅之名應上名滅陳仁子曰夫周封四代之後而與秦滅六國之後而亡此天下不易之理也若以孔氏為殷後比之周子南君萬不件巨衡言之而不行梅福之言而不納嗚呼梅福觸王鳳於前而欲獻謀於後

况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未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師古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者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為庶人也以聖人而敵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一本無初字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時巨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

其不納宜也
異時漢立殷
後卒用孔氏
蓋斷斷不可
易但福之言
不合於風故
爾
真德秀曰王
氏用事既久
名儒如杜欽
谷永大臣如
張禹皆陰附
之惟劉向言
之再四而王
章至觸死而
不顧然皆職
分所當言也
福違方一尉
耳乃亦昌言
無所忌至莽
專政又能越
然違逆以全
其身高風峻
節千載而下
猶使人興敬
黃震曰傲奮
不顧身以收
其師而為賊
莽用胡不充

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
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
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

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
弃妻子去之後

云敬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

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

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高絕衛氏師古曰高
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

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

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

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

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
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敬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

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

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敬可輔職師古曰為
輔弼之任以病免唐林言敬可與

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敬為御史大夫復免病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

帝崇山考

其所以事師者事君耶。劉知幾曰：史之有論也，蓋欲省文可知。如班固贊曰：觀揚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比言如約，而諸義甚倫，所謂省文可知也。何喬新曰：班掾作漢書，范曄稱其不抑抗，如梅福之去官抗節，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也。

漢書評註卷六十七終

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古師

曰：昭也。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

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

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敵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大府。府謂初為大司

徒掾後為車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敵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去職。近於此義也。